

猫

段方 著

爱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g.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爱 / 段方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8

(浏阳作家文丛 / 朱玉喜主编)

ISBN 978-7-5190-0211-4

I. ①猫… II. ①段…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02号

猫爱

作 者: 段 方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朱彦玲

复 审 人: 郭 锋

责任编辑: 刘 旭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现当代文化

责任印制: 周 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37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liux@clapnet.cn

印 刷: 成都市天金浩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成都市天金浩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00 × 1000 1/16

字 数: 270千字 印张: 13.25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211-4

定 价: 35.00元

目 录 CONTENTS

献给故乡与亲人的赞美诗（序）·田茂军/1

爷爷 稻子 禾花鱼/1

怀念爷爷/4

父亲/6

大姑婆/14

妻子/16

大舅/18

生日感怀/21

写给三妹/25

水电人生/27

做爷爷真好/31

孙趣/34

乡里乡亲（二题）/37

老土改根子/40

船匠老滕/43

岩板叔/48

张家界人/52

难以抹去的记忆/54

忆阿惠姨/56



山上的风景/58
我和心平主席的“三个一”/63
“龙山风”文学会创办始末/66
秋莽/68
稻草垛/70
晚秋/72
屋檐下的蔬菜/74
四季村庄/77
乡村谚语/79
慢读民谣/80
老屋/83
五月的歌/86
雪街/89
寻梦丰收坡/91
第一场雪/94
怀念麻雀/96
猫爱/98
书痛/101
也说电视/103
堡上/105
治疴记/107
平凡的日子/110
踏夜/111
与舞无缘/112
晒太阳/114
清明是一盏灯/116
活在季节深处/118
布鞋情/120
送猪/122
戒烟记/124
中奖/126



目 录

银滩浴月/128
渡口边的水碾坊/130
鱼趣/133
夜钓阳冬鱼/135
外婆家门前的水塘/137
外婆家的井/140
“赶”电影/142
青岗岭 大林山湾/145
赶山/149
喂，赶海去/151
照鳊/152
做客侗寨/153
重游佛潭/155
独游太平/157
跳鱼洞/158
在兴隆看演出/159
天锅潭/162
行走四洞峡/164
毛院学习杂记/167
海南之旅/194
后记/199





献给故乡与亲人的赞美诗（序）

田茂军

今年3月份，应明台长给我来电话，说是他的老师段方老师要出版一本个人文集，约我写篇序言。“段老师是我们龙山的作家啊，文章很不错的！”我那时正带领团队在保靖吕洞山进行湘西州的乡村旅游调查，因为说是家乡的作家，我毫不犹豫答应了。

我请段老师将电子文档发过来，我先做一个读者。时光荏苒，一晃眼两个月过去了，我陆陆续续将段方老师的这本散文集子抽空读完。

我至今还未和段老师谋面，但是通过他的文字，我认识了段老师。这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乡村教师，一个身躯瘦弱但内心丰满强大的人，一个有着对亲人与故乡热爱的热血男儿，一个爱憎鲜明、嫉恶如仇的土家人，一个才华横溢、内心涌动乡愁的优秀作家。

段老师的这本集子，二十多万字，是他多年来文字的结集。从简明的叙事到丰富的描写、抒情，可以大致看到他文字发展的基本脉络与走向。从内容主题表达来看，主要有两大主题，一是乡愁，二是亲情。

段老师写乡愁，他通过写故乡的风土习俗，写芸芸众生的生活变迁，比如通过印象最深的老屋来书写。

在他的笔下，老屋如端坐夕阳里的一个老汉，嘴里衔着一管竹烟管，沉默不语。面对沉默不语的老屋，作者说：“当我们因生活的忙碌暂离了它，老屋显得寂寞；当我们为了梦想而离别老屋，它显得孤寂。老屋伤感过，需要抚慰，谁和它说上一阵悄悄话，它也会有所感应。”

老屋在近百年迎来送往中，饱经沧桑，到后来它越发沉默了。它闻风吹草动，它经大风大浪，微风抚摸它，大风呼喊它，狂风想吹折它，它不倒，就是不倒。那每一根立柱，每一块连枋，都相互咬得紧紧的，用那坚韧的力抗击着每一波雨，每一阵风，每一次热，每一场寒。在作者笔下，这老屋就是一位执着坚韧的历史老人的象征，是心头萦绕的一缕挥之不去的精神血

脉与乡愁。作者说：“老屋镌刻在我生命里，那陪我走过泥泞的老屋，知我寒晓我暖的老屋，它高高大大站立在那里，是我人生中也是山寨上最美的风景。”

读到这些深情的文字，内心不由得阵阵悸动，引发共鸣。可以见到作者发自内心的对故乡、对往事、对亲情的怀念与深情。

段老师的语言自由活泼，文章篇幅一般不长，文字充满诗意的抒情与灵动的情致。请看他笔下的春天与景色：

鸟的歌在五月是多声部的，有节奏的、无节奏的，如徐风似春潮；在枝头上，在丛林里，在飞翔的过往中，最善于催春的布谷，第一声鸣唱也许是在甜梦中获得，这之后，几乎不分昼夜的“布谷、布谷”之声，就不停地声声入耳，成了鸟的主唱。还有些懈怠的农人，在布谷声中，忙着擦亮犁铧，踏响耕机；还有些寂寞的田坝子、沟垄垄，农人已开始耕种希望。

——《五月的歌》

我很喜欢这些文字，我熟悉这些文字背后的家乡风貌与故乡情结。我仿佛随同他一起跋涉丰收坡，在青岗岭、大林山湾割草、放牛、捡菌子，也在那些难忘的岁月中，到隔壁邻县赶场，赶电影，走亲戚，到佛潭领悟人事烟火的沧桑与变化。和儿时伙伴无忧无虑，度过最难忘的少年时光，那些难以忘怀的岁月变成时代变迁的符号，与村庄日益衰老的容颜，一起镌刻进作者的脑海，化成隽永的文字。

他似乎很喜欢写身边的动物，写那些充满灵性与母爱的猫，那些可怜的麻雀，那些温馨而又造孽的猪和牛，它们都是我们生命中的过客与同伴，也构成人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消失的传统生活，逐渐消失的麻雀，还有村里的文伯、犛子叔都已成了故人，作者时常怀想一些往事，夜钓阳冬鱼，鬼撒沙，水塘淘气，捉鱼记趣，消失的水碾房。岁月沧桑，在作者的记忆里，往事并不如烟，它们变成浓酽的文字符号，在作者的文学世界里口述湘西。

作者说，我常想起文伯、犛子叔们，也使我深深怀念曾与我们共有的村庄，怀念田园的麻雀。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为抒情文字，在作者的笔下，有不少的人生感叹，有的是夫子自道，有的是世说新语。比如，他说：“每一次辛勤的劳动，都使我获得一次细腻一次实在。当沉甸甸的丰收挂在日子的枝头，情也甸甸，心也甸甸。一次失败和跌倒，使人痛苦和消沉，当我爬起重新迈开日子的又一步，生活的又一步，情也会长出新的翅



膀，心也有了新的希冀。”

一个50后的人，有这样积极进取的心态，实在难得，令人起敬。

我印象最深的是段老师笔下众多的父老乡亲的形象，这也许是他最为熟悉、最为亲近的人。

这些人中有他的长辈、家人，有他的邻居、亲戚，如爷爷、大姑婆、外婆、母亲、父亲、孤独的大舅、岩板叔、海清爷，还有老土改根子天福爷，看山护林的乌黛爷，种桃、护桃、送桃的四婆，还有众多的表叔，性格各异的舅母，还有着墨不多的妻子，三妹，自己的晚辈儿孙。再就是有乡亲、邻居、同事、同学、朋友。有旅途中巧遇的司机陈师傅，有在张家界开餐馆的老乡，有身怀绝技的船匠老滕，有下乡支农的城里干部阿惠姨等。可谓林林总总，芸芸众生，写尽了人生百态，活画出乡村烟云。中国历史中的一页一章，在湘西龙山这样一个偏僻的角落，可以看到时代的足迹与文学的折光。

书中有人生喟叹，有刻骨铭心的痛，有温馨动人的情。有的令人唏嘘，有的令人动容。绘风物，状民俗，文笔摇曳显多姿；写人物，叙人情，情感深处见真纯。红梗梗，绿叶叶，妈妈做的荞粑在记忆里飘香；稻草垛，乡愁梦，外婆家的往事在老井里发酵成不老的乡情。乡村四季，歌谣处处，谚语声声。钓鱼、照鳝、赶电影，赶水、插秧、采蘑菇。田园牧歌，世外桃源，自有陶潜自然之风，不乏从文散淡之致。

在这些篇章中，作者较多地写到了他的爷爷。

爷爷是地地道道的普通农民，他与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爷爷说他没有多大能耐，他把汗水洒进泥土里，泥土回报他的是庄稼和果实。土地养活了农人，爷爷离不开土地与农活。爷爷一生勤劳，因长背花，穿衣不便，爷爷就让人用大瓷碗扣在后背溃烂处，再用布带把碗系紧。这时，他还要下地劳动，为了一家人吃上饭，他忍着那锥心刺骨的痛，坚持劳作不休。

在作者笔下，爷爷和所有乡村里的老人一样，他们视田土庄稼为孩子，为手足，他们用手去握一茬茬稻子，稻子在爷爷手中便是一个个温顺的孩子，爷爷握出了稻子沉甸甸的分量。爷爷的笑是平朴的。爷爷握着松开，握着又松开，他觉得一茬相似一茬，一茬赛过一茬。晚风漾起了金黄的稻浪，爷爷巡护稻子更勤了，他是怕那些即将到手的稻子生出闪失来。爷爷大清早便去了稻田。有雾的早晨，到处一片朦胧，那田野上一盏盏诱蛾灯发着淡蓝的光。

稻子、禾花鱼、爷爷交相辉映，在作者的笔下和记忆中如画如梦，鲜活

灵动。

诗意的描写，充满田园的清新与自然。这是献给爷爷的一炷心香，也是献给所有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的赞美诗。

作者还写到了他的倔强坚韧的大姑婆，他的命运不济、坎坷曲折的父亲，勤劳、善良的母亲与一些长辈。

大姑婆七岁时就开始给地主家扯猪草、割马草，因过早劳累，使大姑婆发育迟缓，个子不高，但劳动的滋补也使她获得了抗御疾病的“本钱”。劳动是大姑婆祛病强身的一剂良药，大姑婆以一百岁高龄谢世。大姑婆从小到大一直没停止过劳动，八十多岁时，生活自理。大姑婆有自己的传奇故事，姑娘时候，徒手勇斗豺狼：一只豺狼从牲口棚里叼走了一头刚满月的小猪。大姑婆正好看见，忙从地上捡起一截木棒死死追赶那只豺狼，当大姑婆把那只已被咬死的小猪扛回屋时，家人吓白了脸，连说她真是吃了老虎胆。

作者的父亲，是一个被政府精简到乡村的农村基层会计。仿佛一只小船，在命运的河流中被时代的风浪折腾得颠簸起伏。在历史的潮流中，虽历经风吹雨打，但是他没有倒下，一直坚守自己内心为人处世的原则。父亲一生与粮食打交道，他管账，从来没有出错。父亲几十年的会计工作，已经到了闭上眼睛也做不错账的地步。父亲深知粮食对于国家民众的重要，一提稻谷、玉米、高粱、大豆，他就会条件反射般兴奋，他为自己是粮食的管理者而骄傲。

父亲有很多机会，可以跳龙门，但是他不做违心的事，不讲违心的话，“父亲不是鲤鱼，他也跳不过‘农’门。”作者说，父亲说他这辈子做了许多，打了一辈子游击。最终也没能吃上皇粮，成为拿国家工资的干部。他不是支书，不是主任，不能享有如他们一样的待遇。但是，父亲是一个光明磊落的老党员。父亲一生两袖清风，在人们茶余饭后摆说村人村史时，父亲和已故的村里支书是他们说得最多的。

在作者对父亲的叙述里，他说，想轻松一点，但总是陷在一种沉重的氛围里，我不能单纯用失败或者成功去给父亲下定论。被时代裹挟的人生，仿佛命运的注定与安排。也许大悲大喜，也许无悲无喜。

作者描绘出的母亲形象，勤劳、善良、朴实、坚强，具有所有母亲最伟大的品质。八个子女，儿多母苦，里里外外，持家能手。孩子淘气，她会严加管教。父亲受冤屈，隔离审查，母亲去送饭，饭下面悄悄埋着两个荷包蛋。



父亲给生产队卖公粮出点疏漏受到冤枉，母亲不服，跑到县城法院去喊冤，让那些别有用心企图陷害父亲的人很恼火。

母亲手工好，善做布鞋。做鞋为子女，做鞋送亲人。作者说，母亲为我们纳的布鞋，我脚踏它一步一个脚印走来。岁月中很多东西，只在记忆中短暂的停歇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唯有布鞋，它的形，它的貌，却永驻心田。

作者写村里的岩板叔，谦卑、憨厚、勤劳。小时上过两年学，有一次，他去摘悬崖上的五月芭，从十多米高的悬崖上摔了下来，就再也没有走进学堂。他成了放牛娃，成了父亲的帮手。阿爹和寨上人都确信岩板叔摔坏了脑子成了弱智。村里办红白喜事主事挑选帮事的堂客汉子，总少不了岩板叔在场，岩板叔做事踏实卖力。操办这些事，岩板叔被派去挑水劈柴，他也不说长道短，那一挑被桐油油得亮光光的大木水桶，在他肩上咯吱咯吱唱着欢歌。

作者写到了自己的妻子，着墨不多，却个性突出，栩栩如生。作者说，妻子是因劳动出色而闻名全寨，当年她一边上学，一边抽空业余时间做工，一年可挣三千工分。回乡当了农民，更是粗活、重活样样能干，她一年所挣工分可以超过男劳动力。有年夏季双抢，她顶着烈日劳累过度，中暑昏倒在稻田里，苏醒后第一句话是：“秧还没插完，怎么办？”

谈恋爱的时候，她不去看电影，一个晚上为生产队砍猪草一千多斤，挣得第一名。

妻子还有一大特点就是爱管闲事，热心助人，寨子上往往会发生一些牙齿舌头磕碰的事，妻子只要知道就必定在场，妻子实际上承担着民间纠纷调解主任的职责。她热心助人，帮助邻居产妇去医院，自己家揭不开锅，照样帮助贫困人家借米。作者赞美自己的妻子，知我者，莫若妻。从此，我的人生不开小差，思想不抛锚，在那花花绿绿的世界里，在那欲望纵情的道路上，我只在乎妻这一朵朴实的花。这一朵淡淡的芬芳的花，开到人生尽头。

从以上描写中，我在猜想，段老师在家里一定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就是一个三好模范吧。

作者笔下的十余个人物，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大多是农民，朴实如泥土，卑微如草芥。作者善于描写自己家族中的女性形象，个个性格鲜明，她们都是勤劳善良的代表，都是真善美的化身。当然，生活中也有假恶丑，作者在他的进修日记中也有所反映，但是作者并不刻意表现这些阳光下的阴影。他对生活中的不良人事，不屑一顾，鄙视之，爱憎分明，保持自己的为人底

线。

纵观《猫爱》全书，这本书是作者朴实动人的生活记录，是经历岁月淘洗的灯下漫笔，是用心用情的民间自然书写，没有名利思想的作祟，没有金钱利益的诱惑。如老酒，如毛尖，甘醇、暗香。正如作者自己所言，这些文字是出自一个“乡土情结”喂大的文字客最真挚的表达，也是他对生活的最忠实的记录与思考。

作者还说，他这一本集子有太多的怀旧恋旧的表达，那些曾与他一同生活的亲人，那些朝不相见晚相逢的寨人，那些曾一起学习一起工作的朋友、知交，虽然有一些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那些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抹之不灭，在人生变老的历程中更加鲜活鲜亮。在本书后半部分那些日记里，可以看到作者内心世界最真实情感的流露与表达，有的夹叙夹议，有的品头评足，可以看出作者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那些旅游行走的文字，则是他与世界的对话，是一颗简单朴实的心之映照，是一个我熟悉的家乡龙山人最为直接的性格写照与情感凸显。

这也是作者献给故乡和亲人的赞美诗。

（作者系吉首大学教授，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湘西州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爷爷 稻子 禾花鱼

碰过海碗里的栽秧酒，稻田便泛了绿。端午水泼溅发过，那被雨水滋润的禾苗一个劲地舒枝展叶，稻田的绿又叠上一层。爷爷披起那件泛黄的蓑衣，戴上竹斗笠，扛着一把锄头来到田间。他是稻子的守护神，育过小苗又管大苗。

村子里的人常常听到一种声音在晨雾中、在烈日下、在夕辉里震响，那是爷爷的脚步声。在爷爷的脚步声里，稻子变黄了。稻子收进队上的粮仓，爷爷才得把步子歇一歇。

当稻子还没茁壮的时候，一群群麻雀便与爷爷较劲儿，它们不时叼起一株株刚刚落进稻厢的苗粒，拔得爷爷心疼。在爷爷那既苍老又威严的吼骂声里，贼麻雀惊恐地扑动双翅逃藏在地头的一个角落，也许是麻雀们长年日久听惯了爷爷的吼声，它们听这声音似一瓶揭开盖儿的大曲，浓烈过后，尾劲便柔了，于是，那群麻雀又会在爷爷声响停歇的空隙重又展翅飞进稻田，用那贪馋的小嘴啄食稻苗粒。爷爷从这块禾地赶向那块禾地，总有一种声音在田间滚动。村子里的人习惯了爷爷那独特而又单调的骂语，他们听见稻子在这样一种语言之上获得营养，获得平安，获得壮实。

夜里下过一场喜雨，白天便有了晴朗的日子。爷爷在那生长着嫩嫩小杂草的田径上移步，那有一股暗劲儿的步声惊得小蚂蚱儿纷纷跃入幽满水的田里，发出极有节奏的声响。

村上原来没有一条像样的水渠，天又旱过好些日子，那些刚要脱水的稻苗得到这场喜雨浇灌，仿佛一下子挣脱了束缚，一夜里便拔高了，在晨风拂动中漾起一层层绿浪。爷爷觉得脚下酥酥的，他那结满厚茧的脚板对这生长庄稼的土地有似曾变化又不曾变化的感觉。在日月轮回中，在时光流逝里，爷爷心中便有了一种不变的经验，土地与庄稼是农人的命根子。

在稻田里，还有一种受爷爷倍加珍爱的，那就是与稻子同生共死的禾花鱼。这小小鱼儿的生命诞生来自于一株株水稻。水稻扬花的时节，那一株株

蕴含着小黄花粉的稻子，会被风吹得受了孕。那些稻花的一部分随着风的摇曳，落进稻田里，我们便会看见一群群小鱼，那些幼小的有着两颗白边黑眼珠的禾花鱼。爷爷说禾花鱼是水稻的儿子，我对水稻与禾花鱼这种母子关系深信不疑。爷爷总是那么深深地爱着水稻，他说水稻养育了禾花鱼，农人把这些小小的鱼叫禾花鱼，是把鱼当作了水稻的一部分。

扬过花的水稻日渐失去随风摆柳的身姿变得饱满起来，满田野便有了一片丰收的景象。我约了几个小伙伴猫着腰来到田间，只要我们在隔开密匝匝稻子的田径上一藏一蹲，爷爷便发现不了调皮的我们。

稻田里的禾花鱼越来越多，一群群游来游去快活极了，自由自在极了。我想那些鱼是通晓人性的，它们守着纪律，往往游在前面的是一条稍大一些的。当它们要往某个方向游去的时候，领头的在前，后面的便一个接一个不断线地游过去。因为每一块稻田的禾花鱼太多，我曾和小伙伴们傻傻地数，结果让我们深深失望。

禾花鱼因稻花而生，因稻熟而亡。稻子熟了，那些稻田在无遮无挡的阳光里干涸，禾花鱼最终死亡在稻田里，它与稻子共着季节，与泥土共着灵魂。禾花鱼是不停生长着的，因为长得太缓慢，与出生时相差甚微，以至于几乎未曾发现它们长大。直到它们短暂生命的结束，还不曾有过它们巨变的感觉。我觉得生命不能因短因长来评断价值。稻子的一生短，而稻子养活着我们，让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在稻子里生长下去，让爷爷，让如同爷爷一样的庄稼人感恩稻子。在人的生命历程中，有价值的东西越多，那才是展示生命的辉煌。

爷爷盯着渐渐熟了的稻子，脸上漾起微笑。这种笑是平朴的。这可又是一个丰收年啦！爷爷抽完烟，用手去握一萼萼稻子，稻子在爷爷手中便是一个个温顺的孩子，他握出了稻子沉甸甸的分量。爷爷握着松开，握着又松开，他觉得一萼相似一萼，一萼赛过一萼。

风漾起了金黄的稻浪，爷爷巡护稻子更勤了，他是怕那些即将到手的稻子生出闪失来，于是大清早便去了稻田。有雾的早晨，到处一片朦胧，那田野上一盏盏诱蛾灯发着淡蓝的光。爷爷走到一盏灯下，那盛了药水的铁锅内溺满了甲壳虫、飞蛾，那一盏盏灯同爷爷一样辛勤地守护着稻子。爷爷肩上那把锄已经用了多年了。当年，他身强力壮的时候，就从铁匠铺里定做了这把大锄。他有鼓鼓的腱子肉，有使不完的力气。那把锄在他的汗水中腐蚀了。如今，爷爷老了，只能抡起肩上被腐蚀的锄了。人们都劝爷爷休息，他说重



活干不了，轻活还是可以干的。爷爷心里有一本账，他比不上年轻人轻快，就用勤来补自己的笨拙。

爷爷来到一块稻田边，他看见有一小片稻子被牛踏倒了，便弯着腰，一蔸一蔸慢慢扶正。这可是一片良种稻啊！他把一株稻子摊在手掌上，那稻穗沉甸甸的比爷爷手掌还长。是谁不小心让牛践踏了庄稼呢？爷爷对没管好牲口的人有一些抱怨，心隐隐发痛。他突然感到眼前一片昏黑，一个趔趄跌在那片刚刚扶正的稻子上。

稻子一茬一茬地生长和收割，禾花鱼在一个季节里死去又会在下一个季节里生长起来。如今，爷爷已经离世十多年了，我常常忆念着一辈子勤劳慈祥的爷爷，那一尾尾禾花鱼游在我的记忆里，那一片片稻子旺盛在我的记忆里。稻子、禾花鱼、爷爷交相辉映，使我的记忆一片鲜洁。

怀念爷爷

晚年的爷爷是可以享点清福的，在县城工作的伯父要接爷爷到他那里住。那次，伯父包了一辆车来接爷爷，长说短说才把爷爷说上车，可爷爷在伯父那里只住了两三天就回乡下了。当时，我脸上写满了不解。爷爷挽起裤管，我们看见爷爷的脚背“厚”了，顿时明白了爷爷要急着回乡下的心思。

爷爷是地地道道的普通农民，他与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爷爷说他没有多大能耐，他把汗水洒进泥土里，泥土回报他的是庄稼和果实。土地养活了农人，爷爷离不开土地与农活。

伯父接爷爷进城是想尽他的一份孝心。常言说，抬轿子的愿抬，坐轿子的不愿坐。爷爷要走，伯父没法，给他买了一些东西，往他口袋里塞了几张“大团结”，送走了坐不住的爷爷。

爷爷回到乡下的第二天，就扛锄下地了。奔忙一天的爷爷回到家里，脚背又瘦成了原来那样，爷爷十分高兴，他看见了在自己身上出现的“奇迹”。之后好些年，爷爷再也没有进过城，他说吃惯了粗茶淡饭，走惯了山间小路。

爷爷不羡慕县城，但他还是被我们“逼”进了城。那几日，爷爷感到口腔里总有异物，我们以为他感冒了扁桃体发炎什么的就给他买点药服。然而，爷爷口腔异物感并没消失，而且还隐隐作痛。我们要送爷爷上医院，爷爷说什么也不去，他活了六七十年，从没打过针，药也很少吃。爷爷坚持不上医院不是为别的，当时我们家人多劳力少，一年到头只能勉强吃上饭，哪来余钱剩米？爷爷知道进医院就得花一大笔钱。我们从爷爷脸上那一阵阵疼痛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不管爷爷愿不愿意，我们将他“逼”进了城。

爷爷的病将我们吓得脸色发白，那可恶的癌魔为什么偏偏缠上我劳苦一辈子的爷爷！爷爷问医生他得了什么病，医生不忍把这残酷的病情告诉他。医生对爷爷说：“你吃点药会好的。”爷爷坚持不住院，住在我伯父的家中。伯父一家人轮流照顾我爷爷，为他熬药，为他洗伤口上药。

后来，爷爷的病情慢慢加重了。他仿佛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会很多了。



尽管我们在他面前常常表现出高兴、快活的样子，借此让老人减轻病痛，但爷爷却是一位高明的观众，他觉察到了我们演技的拙笨，他说要回乡下，他在梦中见到稻子开花了，他一定要见一见今年的稻花。稻子，爷爷太熟悉了；乡下，爷爷太留恋了。爷爷担心假如他在伯父居住的县城闭上双眼，他将带走无限的遗憾。

爷爷不是那种有了鸡毛蒜皮的小病就百般呻吟的软骨头。当年爷爷五十多岁时长背花，背花溃烂痛得要命，爷爷从没呻吟过。穿衣不便，爷爷就让母亲用大瓷碗扣在溃烂处，再用布带把碗系紧。这时，他还要下地劳动，为了我们一家人吃上饭，他忍着那伤那痛。

我们希望爷爷躲过这场大劫。爷爷的左脸颊已穿孔，每当他吃东西喝水时，就有一些食物和水从手指头般大的孔中漏出来，那情那景令我伤心不已。

我教学之余总要去照料爷爷，尽管我知道爷爷不会与我们相处多久了，但我还是认真地小心翼翼地给爷爷清洗伤口，然后上一些药粉，我希望康复之神降临到爷爷身上。

爷爷不是那种没见风雨一片树叶砸头也叫苦不迭的人。爷爷躺在病床上再也爬不起来之后，还惦记着庄稼、农活。爷爷太体贴人了，他强忍着那绞心的疼痛，他怕那一阵阵一声声呻吟会令劳累一天的我们彻夜不安。爷爷的呻吟只有他的心才会听到。

我那可敬、可爱、慈祥、善良、勤劳的爷爷再也没有站起来，一个天空阴沉的秋天的午后，爷爷闭上了双眼，永远离开了我们。

而今，爷爷已病故十多年了。每当我遭受病的、生活中的苦痛时，眼前便浮现出爷爷不屈不挠的身影，那身影告诉我，你那点伤痛算不了什么，逃避不是好办法，要勇敢地面对苦痛，战胜苦痛。

父 亲

父亲走了。2013年农历四月初三下午一点五十五分，七十八岁的父亲走了。我不知道在近五十天的时间里粒米未进的他，是靠多大的毅力在支撑着生命。现在多好，世道真好，这个儿孙满堂的大家庭，父亲怎么愿意离开。我们也不想父亲走去另一个世界，可父亲还是走了，我们又离去了一位最亲的人。天阴了，风起了，鞭炮鸣放，锣鼓声也响了，我们送别了父亲。

我早就想写一写我的父亲。在我流泪过后，在我深思过后，我的笔停停走走，最后终于打上句号，了却了心愿。

一

父亲没上过几年学，他深知他早已过古稀的生命年龄已超越他家族生命史上的极限。于是他很急迫地在我面前反复唠叨，说：“儿子，你大小也算个文人，把你老子一生写一写，就写我的成功和我的失败。”我说：“父亲，我答应你。”我答应了却父亲的心愿，可一些琐事成了我迟迟没有动笔的借口，见到父亲，他那双有些干涩的充满期待的双眼里就会闪出一些难以捕捉的发亮的火花。

父亲要我在他有生之年去完成这一光荣使命，他叮嘱说，他死后不打丧鼓，不盖灯，只要把他这一生写细点再写细点就行了。

父亲生于1935年腊月。那年代的情和景，我只能从祖父和父亲后来的叙述中去感受一些。父亲说起他的童年，脸上往往会流露出喜悦的色彩。这跟往事在他心中的烙印有关。和他同龄的全叔对童年的感受跟他是截然相反的，全叔显得忧郁而痛苦。全叔刻骨铭心地多次说起他小时和母亲到河对面村子去讨饭的事，日头挂山，母子俩只好从碾房旁的滩上踩水过河，在河中湍急的流水中，全叔一个趔趄被激流冲走。好在碾坊的李重木匠看见了，他把全叔救上了岸。这是全叔很小时发生的事，这事他记了一辈子，总忘不了提起和感恩别人。我父亲说他有两个外公外婆，这些长辈都很疼爱他。这牵扯到